



生命逃亡

贾万超

I 247.5

233

2

生命逃亡

贾万超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逃亡/贾万超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6. 3

ISBN 7-5063-0923-8

I. 生… I. 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1781 号

生命逃亡

作者: 贾万超

责任编辑: 朱珩青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451 千

印张: 19

插页: 2

版次: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923-8/I·914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夏飞雪系上白围裙打扫起房间来。她以前打扫屋子时只是用扫帚粗略地扫一扫，三两分钟就完事儿了。这次，她却突然兴致很浓地把床底下、柜子底下及书柜背面，都彻底细致地打扫了一遍。忙了一个多小时，她停下来环视了一遍整个房间，感到无懈可击了，这才抹了抹额头上细碎的汗珠轻舒了一口气，嘴角上漾起满意的笑纹。

夏飞雪住的这幢楼房是三层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盖的，经历了近四十年的人世沧桑，木板楼梯和室内设施全都破损，卫生间的下水管道被锈蚀，有裂纹的表面呈现出像蛇皮那样的大块小一块的黑褐色鳞片，成天不停地“嘀嗒嘀嗒”地漏水。管道修理工已无法修理或拆换，因为一碰它就会“牵一发动全身”，被请来的修理工四处看看，嘟囔几句便只好应付一下，把厨房里有些漏气的天然气管道接头处用石棉绳缠上几圈……。楼房外壁的红砖经过长期风吹雨打，早已开始剥落，出现长一道短一道歪歪斜斜的裂口。尽管这幢悲惨的楼房几年前就被定为“危房”，但由于工厂经济效益不好，拿不出钱来推倒它盖新楼，职工们只好将就着住下去。而对面那幢楼房还不如这幢楼房破旧，只因为住了一位掌管实权的处级干部，两年前就被推倒了，使得住在那里的全体职工有幸沾光，与那位处级干部一起住进了新楼房。活该住这幢楼房的人倒霉，谁叫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为官的人呢！

夏天晚上，人们做完家务事儿，拿着小板凳三三两两地走出楼门，坐在墙根下或树下乘凉聊天，有的身边燃着蚊香，没点蚊香的便摇着扇子，大家谈的多数都是与切身利益有关的工资、奖金、物价之类的话题，自然免不了要谈到住房这个永恒的主题，不过大家不像两年前看到对面那些人热热闹闹搬新居的破口大骂厂领导了，人们已习惯用“忍耐”这个传统美德来安抚自己的心和宽恕厂领导的过失。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压住火气顺其自然，这是近年来普通老百姓性格上悄悄发生的一种变化。

夏飞雪住的是二楼，外面那高一阵低一阵的说话声及蹲在路灯下打扑克、下相棋的叫嚷声全都听得清清楚楚。她从不出去和大家一起乘凉聊天。她平时总是早出晚归，回家后便关上房门再也不出去。她离开工厂两年多了，但对厂里发生的大事小事却了如指掌。这全是她在家里听来的。有时听到重要情况，比如某个人因为工资没长上盛怒之下打了某个领导的耳光，某个工人因工受伤死在医院里，某个干部出差在外嫖妓女被逮住……厂里发生的桃色新闻和其它新闻层出不穷而又不断翻新。凡是夏飞雪感兴趣的事儿，她便停住手上的活儿，把头伸到窗口朝下望着，直到听个有头有尾。

明天是夏飞雪二十九岁生日，有几个朋友要来祝贺。

清除了积满灰尘的梳妆台、写字台和阳台，整个屋子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木板地面被拖帚拖过之后，在灯光的照耀下泛着明净柔和的色泽。阳台上那盆浇过水的云竹，随着根部干裂的泥土得到水份的滋润发出细微的“滋滋”声，那枯黄瘦弱的枝叶在晚风中轻轻地颤抖着，如同急救过来的病人那样慢慢睁开眼睛又有了生息。

夏飞雪解掉白围裙，在厨房水池里洗了手，心情无比舒畅地欣赏起自己的劳动成果来。见写字台上座钟旁边的狮、兔、狗、猫等玉制工艺品摆放得不好，她便一边轻轻地哼着歌曲一边按个头

高矮调整一番。

这间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里，住着夏飞雪和她的儿子沙沙。沙沙三岁多，胖乎乎的，光着身子，只穿条有吊带的短裤衩，坐在铺着凉席的床上一心一意地摆弄着十二生肖玩具。

外面已是一片漆黑，天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路灯尽管在那里挣扎着，但它的光线却怎么也射不远，在夜的包围下形成一个弱渺冷黄的小圆圈。打扑克的人散了场，只有下相棋的人坚强无比，不怕灯光昏暗，不怕蚊叮虫咬，也不管远处传来阵阵雷声，还在那里把棋子砸得“啪啪”直响，杀得难解难分，对家人从楼上窗口那儿传来催归的喊声他们也充耳不闻。

夏飞雪住房外靠窗户那儿有一株泡桐树，前段时间开着一簇簇艳丽的白中带紫色条纹的喇叭花，如今枝桠上只留着失去生命的枯萎花蒂了。

在夏飞雪住的这间屋子里，还出现一桩大都市绝无仅有的奇特事儿：几个月前，她偶然发现与窗户成斜对角的墙壁上，靠近天花板的嵌设电线的木板条那儿，吊着一个形状像乳白色鸡蛋壳那样大小的东西，还有两只蜂子在上面爬来爬去。那不是马蜂，也不是吊脚蜂。长得像蜜蜂，但个头又比蜜蜂大一些，长一些。这是两只形体乖巧可爱的野蜂。它们的身子前半部及头顶都是黑色，前额至下颌是金黄色，那两根长长的深灰色头须下面，凸出的一双绿豆般的大眼睛乌黑发亮，背部那两个透明的薄翅膀呈浅咖啡色，六条细细的长腿上部分是黑色，下部分直到带毛刺的脚爪则是金黄色。身子的后半部前两节黄黑相间，后两节金黄，锥形的尾部黄中泛微褐色。那连接身子前半部和后半部的腰，简直不成比例，既细又短，显示出惊人的承受力。夏飞雪最初没把这两只“不速之客”当回事儿，可是过了十几天，那个乳白色的东西竟变得比鹅蛋壳还要大了，野蜂也不是两只，而是十几只从窗户边上有个饮料瓶般大小的破墙洞那儿飞进飞出。她终于明白了，悬吊

在木板条上的那个东西，原来是野蜂筑的巢。见野蜂越来越多，像可怕的军队那样向这间屋子里聚集，她突然感到恐慌了，担心它们飞到床上来蜇人，便想拿东西堵死那个破墙洞，再用棍子把蜂窝捅掉。但她仔细地观察了半天，发现那些小家伙纪律严明，又很有礼貌，除了那条通向蜂窝的空中航线而外，它们秋毫无犯，决不在屋里乱飞，没有一点攻击人的恶意。它们争分夺秒地只顾筑它们的巢，整天在那里忙得不可开交。“如果我毁掉它们正在创建的家园，再把它撵出去，这未免太残忍了。既然它们看中了我这个破旧屋子，要来安家落户，那我们就互不侵犯，和睦相处吧。”夏飞雪在心里说道。她叮嘱沙沙不要去惹野蜂，要爱护那些小生命。

成百上千的野蜂把巢一层一层地越筑越大。夏飞雪晚上躺在床上，见野蜂不肯休息，还在一面修理窝巢的毛边一面从嘴里吐出粘液筑巢。夏飞雪便对身旁的儿子说：“看，它们多勤劳。妈妈就像一只大蜜蜂，沙沙像小蜜蜂，大家都在忙，一天又一天，没完没了……”

不到半年时间，椭圆形的蜂窝已有两尺多长了。它色彩斑斓，既像古建筑上的浮雕，又像五光十色的云。夏飞雪早已拆掉了玻璃窗，让千万只野蜂从窗口那里飞出飞进，那蜂群飞动时发出来的“嗡嗡”声，犹如远处传来的隐隐浪潮声。野蜂与人同居一室，已成为成都市的一大景观。在楼房外面观看天空中密密麻麻飞舞的野蜂和到夏飞雪屋里来观看蜂窝的人越来越多，报纸上及电视屏幕上也报道了这一壮观场面。

这天晚上，在床上摆弄十二生肖玩具的沙沙，见妈妈打扫完室内卫生，不知想到什么，突然放下玩具大声问道：

“妈妈，爸爸怎么不回来看我？”

“乖孩子，别问这个事儿。妈妈来陪你一块儿玩。”夏飞雪走到床边，岔开话题亲昵地说道：“这是什么？是马马。这是什么？”

是牛牛……”

沙沙的注意力一下子转过来了，他从妈妈的手上抓过生肖玩具，一只胖乎乎的小手堵住妈妈的嘴巴，大声嚷道：

“妈妈别说，让我来告诉你。我全都知道。”

“好的。”母亲用非常甜蜜的声音回答。

母子俩正开心地玩着，外面突然响起敲门声：

“笃笃笃！笃笃笃！”

夏飞雪急忙走过去打开门。过去晚上有人来敲门，她总是要警惕地先问一问，听清楚是熟人的声音才把房门打开。宿舍区已经发生过多次胆大妄为的盗贼敲门入室谋财害命的事情，不谨慎点能行吗？她这次之所以毫不顾忌地开门，是想到外面还有好多人乘凉，盗贼不敢在这个时候作案。

来者是房管所的管理员。他是查看电表来的。

“对不起，这么晚了我还来打扰你。”管理员一进屋就歉然地说道，“白天你不在家，我只好晚上来了。”

管理员用手电筒照着墙壁上的电表细瞅了一阵，在小本上记了几个数字便告辞离去。

夏飞雪关上房门，打开衣柜拿出几种衣服，挑选了一套浅紫色套裙，又从衣柜旁边的梳妆台那儿挑选了两盒包装精美的化妆品。明天是自己的生日，她决定在生日这天好好地把自己打扮一番。

“笃笃笃……”外面又响起敲门声。这敲门声既重又急促。

她慌忙把衣服放回衣柜里，这才走过去打开房门。走廊上的路灯已坏，从屋里投射出去的灯光照着门外站在黑暗中的两个陌生人，他们身穿警服，头戴大沿帽，满脸冷峻之色。夏飞雪的心不由得“咯噔”一跳，迟疑了一下问道：

“你们是……”

“我们是城南区人民法院的。”其中一个身材矮胖的中年法警

向夏飞雪出示了证件，“你就是夏飞雪吧？”

“是的。”夏飞雪回答，“请进屋里坐。”

“不必了”。中年法警摆了摆手。

另一位戴宽边墨镜的青年法警说道：

“夏飞雪，要见识你真不容易呀！我们昨天和今天上午都到风云公司去恭候过你，两次不见人。你是不是存心与法律捉迷藏？你以为东躲西躲，就能把事情躲过去吗？”

“我……没躲。”夏飞雪解释道，“这几天我在外面办事情，没去公司办公室。我不知道你们要到公司去找我……”

“夏飞雪，你很会说话啊！一个‘不知道’，就把什么事儿推掉了。”青年法警挖苦讽刺地说，“看来要想和你这位大经理打交道，不拿出最大的智慧好像还不行呢。”

中年法警说道：

“别的不必说了。夏飞雪，我问你：法院寄来的第一次传票，你收到没收到？”

“收到了。”夏飞雪点点头。

“那么你为什么不到庭？”

夏飞雪低眉不语。

“第二次传票呢？”

“也收到了。”

“为什么也不到庭？”

夏飞雪仍然不回答。

沙沙下了床，光着脚来到妈妈的身边，张大好奇的眼睛望着门外那两个人。

“嘿，你不是能言善辩吗？怎么不说话了？”青年法警冷笑了一下，“法院两次下传票，你都拒不出庭，这是什么意思？作为公司总经理，我想你不会一点法律常识也不懂吧？”

“我当然多少懂一点。不过……”

“怎么欲言又止？说下去，‘不过’什么？”青年法警做出感兴趣的样子追问道。

夏飞雪瞥了青年法警一眼，便把头转向一边。她心里对青年法警充满了反感。

房门内外一阵沉默。楼房下传来下相棋的人的吵嚷声。

中年法警打开公文包，取出一张法院的传票，向夏飞雪递过去，说道：

“签个字吧。”

夏飞雪接过传票看了一遍，走到写字台前，犹豫了几秒钟，拿起笔在传票的回联上写上一排字：

“传票收到。夏飞雪，1989年9月15日。”

她把回联递给了中年法警。

“传票上写得很清楚，明天上午十点钟开庭。你必须按时到庭。”中年法警说道，“你现在收到的已是第三张传票了，如果再不出庭，我们就要依法来拘传你。请你掂掂这个分量吧。我希望你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被动了。”

“夏飞雪，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拘传？如果不知道的话，那就让我来告诉你。”青年法警说道，“拘传，就是由法警强行把被告押去法庭，假如被告拒绝或者反抗，法警可以给被告戴上手铐或采取其它暴力手段将其押上法庭。所以，夏飞雪，我们现在就提醒你注意。不然到了那种地步，弄得大家都不好意思。”

两位法警离去后，夏飞雪轻轻地掩上门，拿起传票，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放进写字台抽屉里。她刚才那种愉快的情绪被突然出现的法警和传票荡涤而空。她的心在胸膛里悸跳着。她有气无力地坐在藤椅上，脑子昏昏沉沉的。

座钟“嘀嗒嘀嗒”地响着，使屋子里显得更加静寂、室闷。

沙沙奶声奶气地问道：

“妈妈，那两个叔叔干吗要批评你呀？”

“别问，乖孩子。妈妈告诉你，你也不懂。”

这时，外面又响起敲门声。

夏飞雪一惊，站起身子正要去开门，房门被推开了，一位年轻姑娘跨进屋来，双手一下子抓住夏飞雪的胳膊，喜滋滋地说道：

“飞雪姐，你没忘记明天是什么日子吧？”

“明天？”夏飞雪苦笑了一下，“明天是灾难的日子。”

“你怎么这样说呢？”姑娘抱起沙沙在他的脸蛋上亲了亲，便在床沿上坐下来。沙沙从姑娘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坐在凉席上自个儿玩去了。

这姑娘留着短发，不过二十岁年纪，五官清秀，活泼大方。她皮肤白净，身体矫健，丰满的乳房把鹅黄色衬衣高高地顶起，走路时胸前柔柔地颤动。她的墨茄色超短裙也十分得体，透逸出青春的魅力。她叫童小玉，是城南川剧团的演员。她的姐姐和夏飞雪是大学同学。夏飞雪大学期间经常到她家去玩，她姐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工作去了，剧团有什么新节目演出，她就送票来叫夏飞雪去看，这样你来我往，她们便成了知心朋友。

“这屋子一下子变得好漂亮！”童小玉打量了一遍屋子，“我找我的—位在食品厂工作的朋友，为你做了一个特制的生日蛋糕，明天上午送来。”

“小玉，你不该这样……”夏飞雪的心情很烦乱，话没说完，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童小玉盯住夏飞雪，困惑地说道，“你脸色怎么这样难看？是生病了吗？要不要我陪你去医院看医生？”

夏飞雪摇了摇头，正想说什么，外面又响起急促的敲门声。“今天晚上怎么啦？不断有人来！”她慌忙走过去拉开虚掩的房门。

一位身材高大的老头跨进屋，见床边坐着童小玉，他便对夏飞雪说道：

“夏经理，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个重要情况。我们到外面去

说吧。”

2

老头姓罗，是风云公司的会计。出了楼门，他站在路灯照不见的黑暗处，低声对夏飞雪谈了一阵，便匆匆地离去。走出十几步，他想起什么似的又返回来，说道：

“夏经理，你进屋后要把房门关好，不要让它开着，谨防坏人窜进屋行凶抢劫。前几天我们宿舍区发生了一桩惨案：两个歹徒钻进一家民宅，用铁棒打死了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孩，随后把屋里贵重的物品洗劫一空，至今还没破案。以前说‘谋财害命’，现在的歹徒是先害命后谋财。你千万要时时警惕。”

“谢谢您，罗会计。我一定记住您的话。”夏飞雪说道。她对各方面都关心她的这位老会计充满了感激之情。

夏飞雪返回屋里，关好房门，对童小玉说道：

“小玉，明天我可能要出去……这个生日就不在家里过了。那个蛋糕，请你转告食品厂那位朋友不要送来了。小玉，你这份心意我领了……”

由于心情过分激动，夏飞雪的声音有些颤抖。

童小玉见她的脸色骤然苍白，不由得张大惊异的眼睛，站起来，问道：

“飞雪姐，你……这是怎么回事儿？那个老头在外面对你说了些什么？是你们公司出了什么问题吗？”

夏飞雪没回答，木然地站在写字台前。

“飞雪，我的好姐姐，你听我一句话吧：别成天净考虑做生意赚大钱，当休息还得休息。你照一照镜子吧，你看你的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了，每一根眉毛和你那嘴唇边的两条曲线都显得十分憔悴。你大可不必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那么辛苦。明天是你二

十九岁生日。自从你办起了风云公司，两年没在家过生日了。所以，明天你哪也别去，让我来给你做点好吃的。我会做泡菜鱼，还会做甜烧白。只要有粉条，我可以再做一道‘蚂蚁上树’……真的，明天你就好好呆在家里，看我来‘表演’好啦。还有我的食品厂那位朋友，曾在餐厅当过厨师，烹饪技术很高，他来了会帮我做菜的。”

“小玉，你没必要把我的生日看得那么重要。”夏飞雪说道，“你不了解我目前的处境。我现在没心情去想别的，只是在想如何摆脱一场将要吞噬我的可怕的厄运。”

说罢，她从抽屉里拿出法警送来的传票。

童小玉接传票时，一道蓝森森的闪电从黑洞洞的窗口那儿划进屋来，随着电灯光闪灭了一下，“哗啦”一声炸雷震得地板直摇晃。蜂房里的一些蜂子爬了出来，挤在蜂窝门口注视着外面这个突然反常的世界，以便采取它们的什么应急措施。

童小玉看了传票，大吃一惊：

“‘明天上午十点必须到庭’？因为什么事情法院要传讯你？飞雪姐，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请放心，作为你的朋友，在任何时候我都会站在你一边的！”

“说起来话长。”夏飞雪的脸上笼罩着凄楚的阴云，“我们风云公司签订的一项化肥合同出了毛病，对方付给我们公司一百二十万元货款，已经四个多月时间了，我们还没把化肥交付对方……为这事儿，我急得掉过好多次眼泪了。”

“你把化肥交给人家不就完事了吗？”童小玉把传票放到写字台上。

“如果能供货，那就没这场事了。”

“那……把货款退给人家呗。”

“问题就出在既无货可供，又把需方支付给我们公司的那一百二十万元货款‘打飞’了！”

“‘打飞了’？怎么会‘打飞’呢？”

“其中的过节很多，几句话说不清楚。”

“飞雪姐，你的生意到底是怎么做的？一百二十万元？天哪，这是一个吓死人的数目！这么大笔款，怎么会‘打飞’呢？是谁把支票偷走了吗？”

“生意上的事情你不懂。我今天没有心情和你细谈。唉，只怪我当初相信了别人，自己没有亲手去做这笔业务，如今上哪里去找‘后悔药’呢？”

两个大人说话时，坐在床上的沙沙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他终于打了个哈欠把身子倒下了。

夏飞雪那两道忧郁的眼光在童小玉的脸上盘旋了一阵，想起什么似的说道：

“小玉，你来得正好。我要拜托你一件事。”

“说吧。我一定尽力而为。”

“购买化肥那家公司已向法院起诉，法院三次传我，今晚法警送来的就是第三张传票。前两次我没去。明天，我也不打算去。”

童小玉一把抓住夏飞雪的胳膊：

“你想做什么？飞雪姐，法院传讯下去，而且还是几次传你了，你想过这后果的严重性吗？”

“想过，当然想过。两位法警临走时警告过我，说我这次再不按时到庭，他们就要来给我戴上手铐把我押上法庭。我当然不可能坐在家里俯首就擒。我今天晚上就要离开家。”说到这里，夏飞雪的眼睛湿润了，“所以，我只好拜托你，为我照看我的沙沙……”

沙沙正要睡去，但妈妈的话却令他一下子睁开困乏的眼睛。他看见妈妈在抹泪水，感到似乎要出什么大事了。

童小玉直视着悲戚的夏飞雪，想了想说道：

“飞雪姐，我希望你冷静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事情。我可以为你

照看沙沙。我更想知道你此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你哪怕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也不能和法律赌气。在这个关键时刻，你不可一错再错。”

夏飞雪从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叠钞票，说道：

“我理解你的好意。别的就不说了。这一千元钱，作为沙沙的生活费。小玉，你帮了我这个忙，我也就无牵无挂了。至于我下一步要干什么，你就别管了。”

童小玉把夏飞雪塞进她手里的钞票放到写字台上，眼睛里闪出两道充满疑虑的光，担心地说道：

“飞雪姐，你……不能办傻事呀！”

“放心吧。我还没有想到要去寻短见。”

“可是，我也不想看到你去铤而走险。”

夏飞雪不再说什么，目光黯然地注视着窗外黑沉沉的夜空。闪电在不断地闪烁，雷声在远天不停地滚动。

夏飞雪和童小玉个头高矮差不多，只是她的身段显得比童小玉苗条一些。她过去也和童小玉一样，性格热情开朗，但自从经商以来，白皙脸颊上那一对美丽的笑靥便难以看到了，尤其是化肥合同造成严重后果之后，她的脸上一直被阴云迷雾笼罩着，那一双清澈妩媚的大眼也总是低垂向下，即使与别人说话，也避免和对方的目光相遇。尽管如此，她依然是楚楚动人，特别是她右下巴上长着的那一颗黑痣，永远透露出难以言状的魅力。上帝给了她一副漂亮的形体，然而正是这给她的生活招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沉默了好久，夏飞雪说道：

“我是要铤而走险。不这样做，便无别的路可走。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飞雪姐，今天你必须告诉我：你下一步究竟要干什么？”童小玉急迫地说道，“我们俩情同亲姐妹，在这个严重时刻，你没有

理由瞒着我。”

“小玉，你真的没必要知道我的动向。你知道的事情多了，也许会对你不利。我不想牵连到你。我只希望你把对我的友谊和亲妹妹一般的情意，全部倾注在我的儿子身上。你能做到这一点，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能做到。我真为你担心。唉，当初我极力怂恿你办公司、做生意……现在想起来真不应该。你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我也有很大的错误。飞雪姐，我对不起你。”

“这是我自作自受，与你毫不相干。尽管命运之神把黑色的大门向我敞开了，让我朝着可怕的路途走去，但我并不感到遗憾。我不为失去丈夫遗憾，不为被开除公职登报除名遗憾……真的，我别的什么都不遗憾。唯独使我遗憾的，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这块血肉……对沙沙，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他已经失去了父亲，现在又要离开……”

夏飞雪说不下去了。她已忍耐不住，终于趴在写字台上抽泣起来。

童小玉用手揉了揉两下眼睛，说道：

“既然你这么心疼沙沙，那你为什么还要扔下他？你这不是自相矛盾，自找痛苦吗？”

沙沙腾地坐将起来，“哇”的一声哭了。

“妈妈不走！妈妈不走……”他听明白大人谈的大概意思了，“我听话。我不再问妈妈‘爸爸怎么不来看我’了。妈妈，我不再问了……”

夏飞雪站起身子，一边擦眼泪一边走过去将儿子抱在怀里，哽咽地说道：

“乖孩子，别哭。以后……你跟着童阿姨。只要听话，童阿姨会喜欢你的。”

“我不要童阿姨，我要妈妈……”沙沙双手使劲地抓住妈妈的

衣服，哭喊得更凶了，“妈妈不走！妈妈不走……妈妈，你说我是你的……宝贝心肝，为什么又不要我了？呜呜呜……”

夏飞雪双手紧紧地搂住儿子，慢慢地闭上眼睛，泪水像清泉似的从两个眼窝里流出来，顺着脸颊流向颤抖的下巴，又一滴一滴地滚落到地板上。

童小玉不知说什么好，头慢慢地低了下去。

一道强烈的闪电划来，把房内的一切物体照得惨白，紧接着大炮般的雷声震得楼房直摇晃。

3

沙沙的哭声不仅揪着母亲的心，而且使童小玉也非常难受，直到沙沙的哭声低弱下去，她才对夏飞雪说道：

“飞雪姐，我看你明天还是去法院吧。我相信你的问题，在法庭上是能够说得清楚的。别人不了解你，我了解你。你不是骗子。你是受了别人的骗。你把那笔化肥款的去向说清楚就行了。法院定一个人的罪，总得讲事实根据。飞雪姐，你根本不用怕。明天我陪你一块儿去法院。我要为你辩护。如果审判官硬要定你的罪，我敢于在法庭上为你喊冤……”

“小玉，你不要说傻话了，现实中的法庭和舞台戏剧中的法庭完全是两回事。”夏飞雪打断童小玉的话，“法院不是要定我的罪，而是要判我们公司归还人家那一百二十万元货款。”

“货款被别人拿走了，关你们公司什么事？”童小玉转了转眼珠，说道，“省高级法院有我一个熟人，他是我一个中学同学的哥哥。我知道他的住处。我现在就领你去见他，你把你的事情讲给他听听，看他怎么说。说不定他能从中帮你的忙。”

夏飞雪摇了摇头，说道：

“不必去找人了。你不了解案情。这件事找谁都不管用。我只